

一块法石，潜藏千年神魔的隐密；
一段赤情，催化三界初代的更替；
天道与真情，哪个更重？
占有和守护，哪个更真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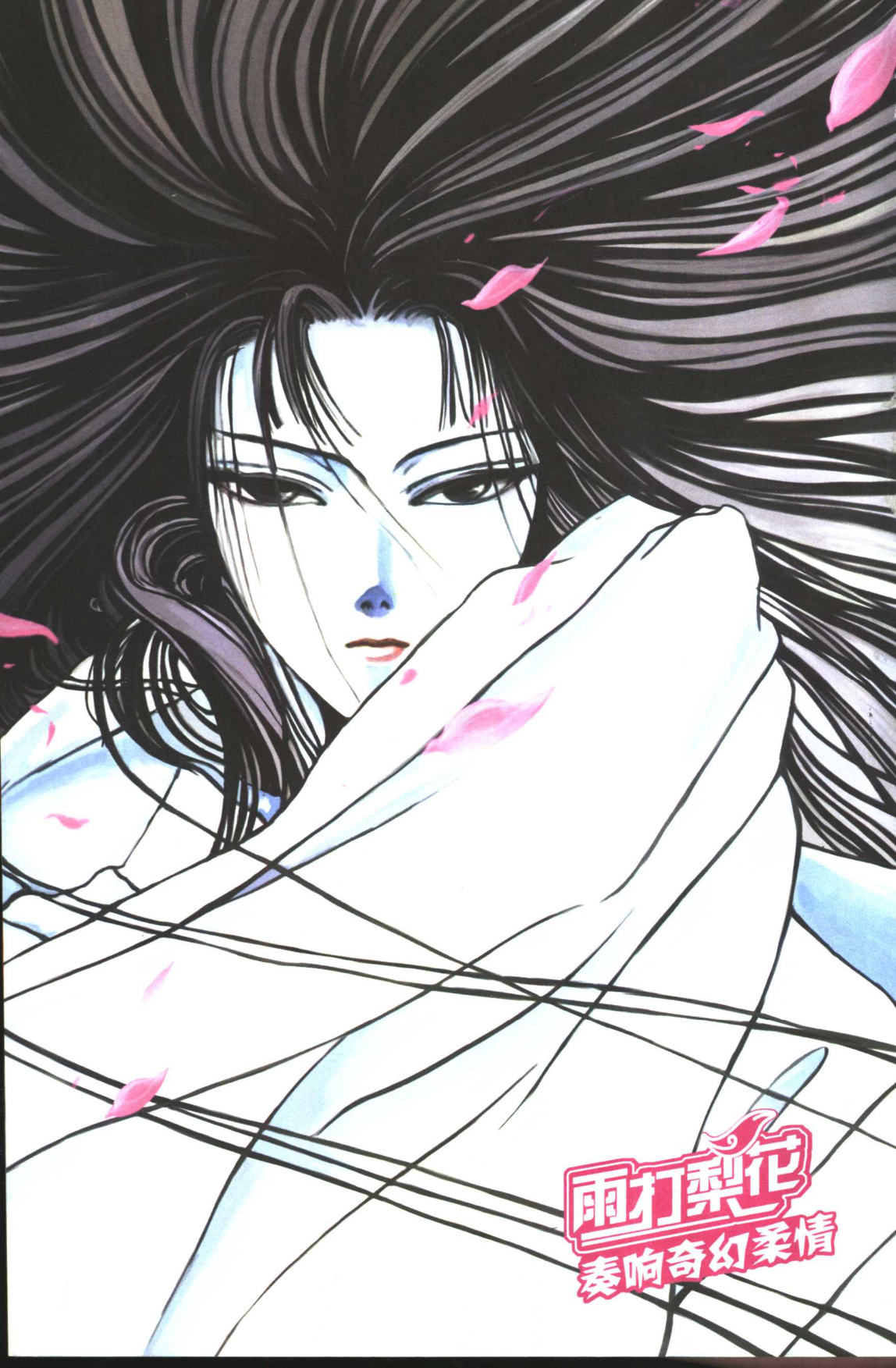
司雨客 著

雨打梨花

奏响奇幻柔情

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

雨打梨花
奏响奇幻柔情



雨打梨花
奏响奇幻柔情



司雨客 著

雨打梨花

奏响奇幻柔情

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雨打梨花/司雨客著.-北京:中国电影出版社,2005.11

ISBN 7-106-02373-6

I.雨… II.司… III.侠义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107950号

责任编辑:李 寻

特约编辑:占 鹏

封面设计:徐 超

版式设计:嘉 豪

雨打梨花

司雨客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(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)邮编 100013

电话:64299917(总编室) 64216278(发行部)

E-mail:cfpw@edade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2005年11月第1版 2005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710X1000毫米 1/16

印张/15.25 插页/2 字数/150千字

书 号 ISBN 7-106-02373-6/I·0577

定 价 20.00元



引子

这宿命的一战终于来临。

他抬头望天。巨大的赤鸟正在云间飞翔，翅间翕动的火焰点燃了大半个天空。那是赤帝将要出动了。

虽然是敌人，但云之君对赤帝却怀着深深的敬意。相比天帝，赤帝更加拥有被人敬重的资格。不仅因为他的法力，更因为他所代表的部族。

他站在相龙的头上，向着天空高高举起了祭墨神剑。汗水和着血水流下，迷住他的眼睛。

来吧。他在心里说，请你来吧，我等着你，直到打倒你，或被你打倒！

他把头甩一下，汗珠冰弹般四溅，其中一粒笔直地飞出，把一个正小心翼翼向他靠近的灵仙打入水里。

“滚开。”他骂道，“在我与赤帝的战争里，不需要你这种卑贱的生命站在一边。”

那灵仙缩着身子飞快地飞到军阵后面，藏在巨大的铁盾后面，尖叫着：“云之君，你已到了穷途末路。离开你那邪恶的九头虫，马上投降，不然的话，老天会惩罚你的！”

“哈哈！”云之君大笑了，“相龙，听到没有，他说你是邪恶的生命！”



相龙踏着巨浪升腾起来：“那只是因为我听不懂天帝的教化罢了。”

天空中的赤鸟发出一声尖厉的鸣叫，猛扑下来。赤帝终于出动了。

他一动，天海便失去了界限。巨浪升腾，烈火翻滚，赤鸟飞动带起巨大而炽热的气流，把空气也要点燃。

天界的部队开始后退，赤帝的力量是他们也无法相抗衡的。

而云之君身后的祭墨一族，却依旧站在那里，尽管他们的力量远远比不上神族的强大，他们却坚定地要与他们的首领一起分担风暴。

黑与赤，冰与火，在对峙着，扑天盖地。

只闻名而从未见面的两个帝子，在死亡的战场上，互为猎手。

“墨帝，你不该反抗天帝的。石头放在羽毛堆里，也永远飞不到天上，人，要学会认命。”

“赤帝，我不想说出污蔑你的话来，但你的话却让我对你的尊重在减少。我一直敬重你，因为你的族中出现过最伟大的帝王，出现过三界最强大的英雄，出现过真正的战神！我尊重你，所以，用你的剑来说话吧！”

这尊重的语气似乎把赤帝刺痛了：“你在说魔族么，不，他们不再是我的族人！”

“为什么不是呢？他们敢于反抗天帝，敢于追求自由，敢于让生命热烈地燃烧，他们才是真正活过，爱过。他们的痛苦，远远比庸人的快乐来得高贵！”

“好了，墨帝，现在，你已失去了整个北方的世界，相龙的九个头被砍落了八个，你受的伤也不比它少，天帝的孙子颀项将代替你成为北方的天帝，你失败了。一切都是天命，你逆天而行，只能是这个下场。不过，看在同殿为臣的份上，我还是劝你一句，投降吧，天命不可违。”

云之君笑笑，他把目光向后望去，手下的三千族众——他们一个个全身是伤，疲惫憔悴，但目光却依然坚定，身形却依然挺拔。正是他们，给他战斗的勇气和力量。



云之君低声吟唱道：“惊雷动，惊雷动，天地共我同一恸。万丈碧血向何来，我今有剑千钧重。自辟鸿蒙生不公，自有苍天有不平。化生蝗蠹噬我骨，安识我亦人之子。人之命沙间草，天子之命黄中宝。与子拼却一腔血，问子此恨何时了。天有惊雷因我动，劲雨疾风来天缝。地净红尘天荡烟，中横天柱朝天耸。洗净繁星三亿三，夜夜照我风流冢。”

这声音开始是他自己，接着三千族众一起相和，越来越响，后来竟有遏云凝波之势。

声音越来越大，不断有神人从云端被震落。

天界的鼓声也敲起来，单调冷硬的声音与歌声相冲激，混成一片。

云之君停下歌声，望着赤帝：“或许这是我最后一战。但我还是要说，我命由我不由天！”祭墨神剑卷涌着雷暴，卷涌着北极之地的森寒，向天空冲去。

赤帝深深在叹息一声，直迎上去。

赤鸟发出尖啸，红色的羽毛火焰四散飞旋。相龙同时发出沉沉的低吼，喷出壬癸之水。

而正面相撞的两个人，却无声无息。只有双剑时时划出照亮天地的光彩。

直到几百年后，仍然没有人能准确形容那一战的具体情形。没有目光能追随他们的身影，没有话语能形容那一刻的辉煌。

什么是生？什么是死？什么是对？什么是错？什么是必须遵从？什么是必须保护？什么是爱？什么是恨？什么是命运的终点？什么是永恒的期盼？

天浩茫茫地降下去，海昂扬扬地升起来，世界恢复最初的混沌。

只有力量在纠结着，只有意志在搏击着，只有燃烧的血在喷薄着。

赤帝想不到，在拥有了那种力量之后，他依然无法把眼前的早已疲惫不堪的敌手击倒。他所拥有的，是破坏了杀戮的终极力量，是将战火燃遍三界的古轮坦魔王和杀戮千万横行九州的地域

使者死亡之影所拥有的力量，这种力量，早已强大到足以破坏三界平衡的强度。但是，眼前这个人，居然在不眠不休恶斗十余天之后，还能挡住自己的攻击。

或者，只能引发那个终极魔法了，虽然，这力量的本源还是来自眼前的敌人。

赤帝身上飞溅出金黄色燃烧着的血液时，他无奈在将那个魔法发动了。

天空被强大的光芒所照亮，仿佛十万个太阳同时升起。无数光线落下来，红色、黑色、黑色、红色……它们将世间一切景象分割成一条一条。

云之君在光芒之央，发出最后的狂吼，仿佛巨龙在呼啸。

“镇灵法石！”

他叫道。

他的身体开始流水般漾动，被光芒所吸收，向光芒的中心飞去。

“芷妹，我败了，你可平安地逃脱了么？”他用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说道。

就在他即将消失的那一刻，云之君撕裂了自己的身体，一个小小的影子落入茫茫的大海。

“我是失败了，但我不会死去，我还会回来的！”

“我的灵魂将重新步入轮回，我将在轮回中找回我自己，重新点燃三界间的火焰！”

镇灵法石在空中旋转着降落下来。

端正地降落在赤帝的掌心。那石宽不盈寸，长不满尺，重不足斤，全体暗暗的，似要把光都吸进去。一粒丹珠嵌于法石之顶，隐有血光闪动。

那是祭墨一族的镇族之宝，驱动威力无边的祭墨神殿的力量之源——当那个巨大的飞行堡垒高悬在天空时，几乎没有什么能阻挡它。

但很可惜，最坚固的堡垒总是从内部破裂。



云之君身后，三千族众望着首领被封，一言不发，同时横剑在肩。

早在起兵之初，他们就有这种准备，或者一同享受自由、幸福，或者一同面对失败、死亡。

剑光横拉，血流飞溅。

“不——”

一道冰雪般晶莹的白光从天空直冲而下。

“夫人！”那些未逝的族众叫道。

“韩卿芷？！”赤帝叫道。

那道白光直接射入水底，紧接着，一座神殿从黑水中央升起。

“祭墨神殿！”天兵天将们惊叫道。而那个灵仙直接逃到火鸟的身后，却被烫伤。

“不用怕！”赤帝的声音响起，“那个女人的力量，不能支撑神殿很久。”

神殿却并未攻击，它在空中旋转着，把族众们的身体吸纳进去。然后向远处飞去。

“他们要逃，快拦住他们！”赤帝叫道。

天兵天将们围拢过来，此时，倒在地上的相龙却又腾空而起，它庞大的身影像一道巨大的城墙般拦住天兵天将们的去路。它仅剩的头颅发出阵阵的狂笑，随着笑声，它的身影像吹气般膨胀起来。

“它要自爆了，快逃啊。”

相龙大笑着，大笑着，突然间在巨大的爆破声中四分五裂开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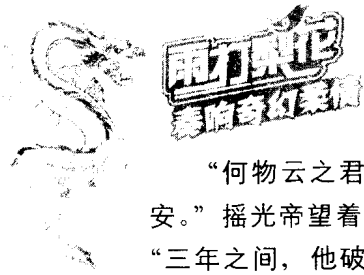
数不清的天界精英们被这爆炸永远留在这里。相龙尸血溅到的地方，形成大坑，不生五谷，千年后都无法居住，天帝用息壤填埋了三次都陷了下去。

高天之上，光明之殿，宝座之前，赤帝深深伏下身子。

万王之王的摇光天帝，把玩着手中一块黑色的石头。

“那云之君便封在这镇灵法石里？”

“是的，陛下。”



“何物云之君，竟为着一个奇怪的理由，把天地弄得动荡不安。”摇光帝望着四周，他的目光有如实质，刺得众人低下头去。“三年之间，他破京洛，攻天柱，袭流沙，围昆吾，他的部队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把我英勇的臣子们打得落花流水。甚至一个人顶住三方天帝和朕的大军围攻。如非有人从内部叛乱，整个战局将不可收拾。谁能告诉我，这是为什么？难道所谓的平等自由和情爱，比他们的生命还重要，比朕的命令还可怕？”

没有人敢于回答这个问题。

良久，天帝将那法石交到一个少年手里：“北帝，好好收藏这块法石，法石在一天，你的世界便平安一天。”

少年点着头：“我会把云之君永远地镇在京洛的。”

天帝说道：“虽然云之君被封印了，但祭墨族还有人逃走，要把他们抓住，要斩草除根，以儆天下。这一次，我要让三界都知道，天是不能反抗的，天是永远高高在上的！”

然而，天下再也没有关于祭墨族的消息。

时间如水，悄悄过了。

祭墨一族消失了。

甚至关于他们的传说，都从正史中全部删除。只有偶尔从远方来的游吟歌者们，才会唱起古老的歌谣，提上一字半句。

镇灵法石却一代代地保存在京洛城北帝宫中。

“要镇住法石，不能放云之君出来。”这是每一代北帝，临终时传给子孙的话。

赤帝也要死了，他与身上那力量谈着话：“你难道不是世上最强大的力量么？”

力量说：“我当然是的。”

“但你当年，为什么无法打败云之君呢？”

“我打败他了。”

“但那不是你的力量。”

“……”声音沉默了，许久才道，“那种力量我不太明白，那是爱的力量，你明白什么是爱么？”



赤帝也沉默了。终于他道：“我就要死了，而你，可不可以不要离开我，去扰乱世界？”

“这当然不可以，我也是自由的。”

“是么？或许你是对的，我无法永远留住你。但我却可以象封印云之君一样，封印你一段时间。天下乱得久了，该到了铸剑为犁的时候了。”

中界碧落海中，有一座小小的山，悬在空中，不上浮，也不下沉。没有人知道它的秘密。

每天有好多鱼儿在那里游来游去。

鱼儿们知道，有一个全身透明的男子常常出现在这里。他会定时进行拜祭，他会说起当年跟随在主人身边的事。

“主人，夫人，不知道你们何时转世。阿海在这里等着，全族人都在这里等着……”



第一章

我是一条龙。

我出生在一个错误的时间，一个错误的地点，注定了我将拥有一个充满错误的生命。

我出世的那个时代，是一个遗忘了真爱的时代，是一个迷失了情感的时代，是一个渺茫了希望的时代，是一个废逐了本心的时代。

姬氏一族执掌神器已近万年了。

一万年的时光太久，久得足以让人们忘却还曾有过古代的大神，还曾有过围着篝火跳舞高歌的年代。似乎，天下从来就应该是这样的，冷酷的，平稳的，宁静的，不见一丝生气的，如同温吞的水，只围着一个圆心转动——天帝。

天帝，是天地间惟一的主宰；天帝，是天地间惟一的圣者；天帝，是天地间惟一的神祇。

什么叫总领河山，哪叫一呼百应，何为志得意满？在他面前，群雄低首，万王下拜。

他住的宫殿是世上最华丽的。不是工部大匠无法建筑更好的宫殿，天帝的法律说，有和他建筑相类似的，便是造反，要杀头。

他穿的衣服是世上最华美的。不是织造高手无法剪裁更好的



衣服，天帝的法律说，有和他服饰相类的，便是造反，要杀头。

他坐的车辆，他行的路线，他说的话，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天帝的法律写的明明白白，谁敢违背他的意思，只有杀头。

在他面前，世上的一切都是奴才。

风霜雨雪由他指挥，万物生长由他安排，天凡龙仙由他调度。他是一切，宇宙只在他一个人的手中。谁敢反抗？便是历代战神层出不穷的魔族，一样被他打入深深的地下；便是怪才灵杰屡见不鲜的妖族，一样不敢在他管理的世间现形。

他说，天地要分为三界，天人是神族，住在上界享受供奉，凡是罪民，住在中界，不停劳作以求来生，魔人最可恶，打入下界，住在地底岩浆之畔，永远见不到太阳。

他说，天地间最大的规则是礼，要学会敬天法祖，要明白君臣臣，要懂得上下有别，要清楚男尊女卑……

他说，天地间最堕落的东西是情，万恶淫为首，要挥慧剑斩情丝，要循天礼灭人欲，要清净六根，要太上忘情……

一万年的光阴，是那样久，那样长，长久得足以让所有人都相信，神是高不可攀的，魔是罪大恶极的，人是生来受苦的，爱是应该摒弃的。

我出世的那个地方，是在中界的碧落海。生在碧落海不奇怪，但生在珊瑚礁中就少见了。

我是一条龙。龙蛇之属，本就是极为淫靡的一种生物，不但龙族之间，便是与蛇，与龟，与鱼，乃至与人，与仙与妖与魔，亦不乏相交之事。不过，龙族虽然大多薄幸而且长寿，子孙倒也并非满天下都是，龙父龙母们，向来不愿受儿女拖累，如非真正用于政治目的，例如用来固宠或争位，才诞在宫中，倍加珍惜，此外十有八九都是随意把卵产在某一片珊瑚礁中，毫无抵抗能力而且滋味极美的龙卵，常常便宜了处于水族生物链底层的鱼蟹们。

而我，就出生的一片珊瑚礁中。那片珊瑚礁，居然在一年里出生了三百余条小龙，这件事简直是奇迹，一下子轰动了海底世界。最后龙王看着手下一干表情各异的子孙，用手拉了拉红色的



胡子，笑道：“这是好事啊，看来天意要兴龙族，那就都养起来吧。”

于是宫中出了份例银，建了处营地，把我们养了起来。

我们那时候，不明白自己的地位。

在凡人眼中，龙是神族，是圣物，高高在上，不可一世。其实在仙界，龙也不过是一种平凡之极的生物，千龙出一骊，万骊出一王，但龙王也不过是为天帝牧守海域的一个臣子而矣。生杀予夺，不过一念之间。再加上龙族于自己的情感总不似人族那样规矩，其实在上界很多人眼里，龙族已被归入畜类了。

其实漫说是天帝，便是普通散仙，亦多有不以龙族为意者，几多挑逗嬉戏，亦不过求一乐。昔日，翠云宫散仙长髯尊者以明珠为饵钓于碧落海，获小龙百二十条，如非龙王摩赤以珠宝千斛为质赎将回来，一千龙子龙孙，俱为长髯盘中美味。

所以，自我出生，太傅承伯就日日教导我们，要识善恶，懂规矩，明进退，通理数，少说一句话，少行一步路，莫说错，莫做错，最好如他一样整天不说不动才好。

承伯是水宫的老人，平生最大的优点是不与人争，但凡事来，他老人家只把头往壳里一缩了事。

不错，承伯就是一只大乌龟。不过，后来我经的事多了，才知道，遇事一缩头的不只有龟……

但那时，我们只是恼他的啰嗦。于是，一千小龙凑在一起，想办法整他。例如：把痒痒藻放在他脖子上，让他痒得不停把头缩进缩出；或者骗他上岸，然后推倒他让他翻不过身来；更有时我们生气了，骂他是个大乌龟，他就笑着：乌龟怎么了，海神玄冥不也是头乌龟么？

承伯是个老好人，对我们的行为从来不生真气。

现下想来，承伯对我们的很多宽容，其实也是可怜我们吧——这些无父无母的小可怜。

我们住的这个地方，名唤“三匝”。

名字怪怪的，有的说，取的“绕树三匝，无枝可依”之意；



也有的说，“三”是很多的意思，“匠”其实是杂，“三匠”就是指很多杂种住的地方。

但无论是前一种说法还是后一种说法，我们都不喜欢。谁敢在我们面前说，一律是一顿暴打，打到他爸妈不认识为止。

三匠的小龙，性子野，脾气暴，虽在海里，点把火能着三天。高贵的龙族不屑招惹我们，普通的水族不敢招惹我们，于是，三匠就成了一个独特的存在。

对此，龙王闻知只是笑：“好啊，好好训练他们，练好了我让他们进亲卫队。”

于是，宫中便有教习师傅来指导。

亲卫队是龙王手下最重要的一支卫队，皆由能兵强将组成，个个身手不凡，而且可以得到更为精深的法力传授。我们听闻，自然更是开心，只知真学苦练。

如是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我已长到三尺长，聚雨工、运白浪、喷火凝冰皆能自若了。

与我同生的三百小龙，也个个让我整理得服服贴贴。

承伯有一次看着首尾相连盘成“三匠之王”四个大字的三百小龙，再看看地意的站在那字前面的我说：“有时我真觉得你是个大祸害。”

我很开心，我的实力得到所有人的认可，我相信用不了多久，我就可以成为龙王亲卫队中一员，从此光明无限了。

可惜，梦很快变成了碎片。这一切的由来，因为我认识了两个“人”。

其实，这两个都不是人，他们一个是鬼，一只海水中的，怪模怪样的鬼；一个是龙，一条被整个碧落海宠爱着的——龙族小公主。

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一直以为小公主是我的第一个恋人。因为她关心过我，帮助过我，虽然也差点要了我的性命。

不可否认的是，承伯、她、还有海鬼，是我在碧落海记忆最深的“人”。

她和海鬼之间，我先遇到的是海鬼。



那天我练完了功，自己游出宫外，四处乱转。

海是巨大而神秘的。除了龙族之外，还有数不清的可怕的生物。

例如长着八条巨鞭一样的长腿，可以轻易摧毁一条巨舰的八爪龙；生于深海之中，能电得对手深身麻痹束手就擒的电鳗；声音如雷，能震死巨鲸的夔牛；更不用说那只存在于传说中的神龙——他曾是天地的主宰，他的宫殿在大洋之底一头鲸龙的背上，那鲸龙的口有几千里长，每天呼吸一次，形成百万里之外大洋表面的潮汐。

虽说我是条龙，但却只是一条还没成年的小龙，连龙王派来的教习师傅都打不过，更不能和上面这些生物相比了。

所以，我游得一向不是很远，从来我便很知道照顾自己，没有父母的野孩子，只有学会照顾自己才能过得好，虽然总戏弄承伯，但他的话我还是听的。

这一带离龙宫不算很远，离三匝也不很远，游得快不用一个时辰。

这里有很多海草，也有很多珊瑚。这里向上游半刻可以到海面，向下游一刻可以见到黑沙。洋流平静，一条小山被海水拥在中央，仿佛被什么力量控制着，不上浮也不下沉。而海藻和珊瑚就生在这小山之上。

我把这座小山叫做悬空山。

那时，我并不知道，这座“悬空山”的伪装之下，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。

那时，我喜欢坐在悬空顶上的珊瑚丛里，看着远处无尽的深蓝的大海。

其实，我挺无聊的。一个人的时候，内心总会不由自主地感到一种寂寞。而承伯说，寂寞这种感觉是不该有的。

其实我开始并不知道什么是寂寞。

“承伯，我有时候一个人，会感到怎么也不得劲，想要做什么，却不知做什么好，想要找人说话，却没有，其实那时有人我也不会和他说话的，就是那样怪怪的感觉。”

“那是一种寂寞的感觉吧。”